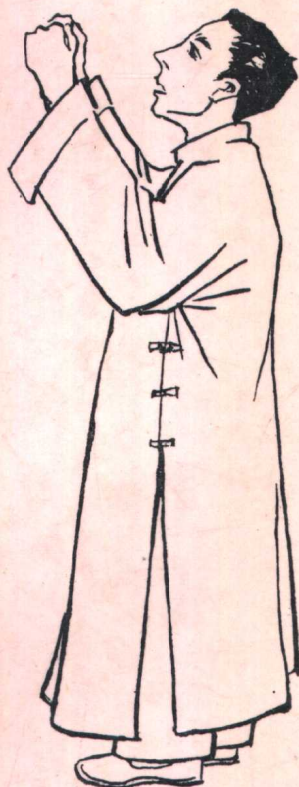


中国相声史

王 决 著
汪景寿
藤田香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京)新登字20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相声史/王决,汪景寿,(日)藤田香著.一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6
ISBN 7-5402-0256-4

I. 中...

II. ①王... ②汪... ③藤...

III. 相声-艺术史-中国

IV. J8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10077号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云华都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5印张 288千字

1995年6月第1版 199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12.00元

作者简介

王决，艺名王迫宽，1923年11月生于北京。1949年9月毕业于华北大学三部。曾拜单弦名家荣剑尘为师。从解放初期起，先后在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广播说唱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曾任中央广播说唱团业务秘书、艺委会委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曲艺组负责人。1985年离休后，任《中国曲艺志·北京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北京卷》副主编，中国唱片总公司顾问。曲艺著作有《曲艺漫谈》、《笑谈相声》(与于万海合著)、《相声行内轶闻》(与殷文硕合著)等。创作整理的作品选集有《吃书》、《大红袍》、《西汉故事选》、《王决曲艺选》等。1989年获国务院颁发的“老有所为精英奖”。

汪景寿，1933年9月生于北京。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至今。主要著作有《曲艺概论》、《相声艺术论集》、《相声溯源》、《山东快书概论》、《相声艺术论》、《当代文学概观》、《台湾小说作家论》、《实用公文写作教程》等十余部。

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藤田香，日本名藤田香织，1965年生于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高中毕业后来华学习中国语言文学。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著有学术著作《相声艺术论》。

前 言

1992年8月，藤田香和我合著的《相声艺术论》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从那时起，就开始筹划撰写《中国相声史》。如果连同去年出版的《中国曲艺艺术论》，这三部书将成为系列著作。

本书本着厚今薄古的精神，重点放在清代相声成形以后。这是因为：第一，相声溯源部分已有多部著作论及；而从清代相声成形以后直至当前，这部分尚属空白。第二，王决同志经过多年努力，积累了从清代相声成形到解放前的宝贵史料，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

全书分三编，并附录《传统相声目录》、《建国后相声新作目录（北京地区部分曲目）》、《相声师承关系表》。

本书由王决、藤田香和我合著。王决撰写第二编和第三编部分章节；藤田香撰写第三编部分章节；我撰写第一编和第三编部分章节，并负责统稿。

作为系统的相声艺术史，本书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探索。书中引用了有关专家、学者、艺术家的著述和作品，特致谢忱。同时，难免与我过去的有关著作有少量的交叉和重复之处，特此说明。

本书撰写过程中得到许多专家、学者、艺术家特别是我的朋友、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石清照的热情帮助，谨致衷心的感谢。在当前出版困难的情况下，本书得以和读者见面，谨向北京燕山出版社的编辑同志致以敬意和谢意。

书中错讹之处，恳请不吝指正。

汪景寿

1995年2月20日

目 录

第一编.....	(1)
第一章 古代“俳优”	(3)
第一节 “俳优”是什么.....	(3)
第二节 “俳优”的活动.....	(5)
第三节 “俳优”和相声.....	(8)
第二章 历代笑话	(19)
第一节 历代笑话风貌.....	(19)
第二节 笑话大王侯白.....	(22)
第三节 笑话和相声.....	(28)
第三章 “参军戏”	(35)
第一节 “参军戏”的由来.....	(35)
第二节 “参军戏”的特点.....	(37)
第三节 “参军戏”和相声.....	(41)
第四章 宋代百戏	(46)
第一节 与相声的“说”相关的艺术形式.....	(46)
第二节 与相声的“学”相关的艺术形式.....	(52)
第三节 与相声中文字游戏相关的艺术形式.....	(59)
第二编.....	(63)
第一章 “相声”考略	(65)
第二章 建立行业	(70)
第三章 “摆地”作艺	(85)
第四章 繁衍成长	(106)
第五章 “说”、“学”、“逗”、“唱”	(139)
第六章 漫话“柳活”	(146)

第七章	杰作探源	(159)
第八章	名家评点	(171)
第九章	优秀传统	(203)
第十章	艺海沧桑	(214)
第三编		(219)
第一章	1949年到1956年	(221)
第一节	相声改进小组	(221)
第二节	老舍与相声	(229)
第三节	相声向全国普及	(235)
第四节	从相声《买猴儿》谈起	(238)
第五节	歌颂型相声的崛起	(241)
第二章	1957年到1975年	(248)
第一节	建国十周年的相声创作	(248)
第二节	六十年代初传统相声的挖掘	(252)
第三节	继往开来的新一代	(258)
第四节	老一辈革命家对相声艺术的关怀	(262)
第五节	“文革”期间相声的厄运	(264)
第三章	1976年至今	(268)
第一节	相声艺术的复苏	(268)
第二节	电视带来的“相声热”	(273)
第三节	“社会问题”的相声	(276)
第四节	娱乐性相声盛极一时	(280)
第五节	相声艺术的多样化	(286)
第六节	女相声的新面貌	(289)
第七节	儿童相声的兴起	(293)
第八节	相声艺术的国际交流	(295)
第九节	相声创作的回顾	(298)
第十节	相声理论研究的回顾	(303)
第十一节	第一届中国相声节	(307)

第十二节 呼唤相声艺术东山再起.....	(308)
附录.....	(313)
(一) 北京传统相声目录	(315)
(二) 建国后相声新作部分曲目	(326)
(三) 相声师承关系表	(336)

第一编



第一章 古代“俳优”

第一节 “俳优”是什么

“俳优”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古代文献中多有记载。刘向《列女传·孽嬖传》载云：

桀……收倡优侏儒之徒，能为奇伟之戏者，聚之于穹，造烂漫之乐。

《左传》哀公二十八年载云：

陈氏、鲍氏之圉人为优。庆氏之马善惊，士皆释甲束马而饮酒，且观优，至于鱼里。

《国语·越语》载云：

今吴王淫于乐，而忘其百姓，乱民功，逆天时，信谗、喜优、憎辅、远弼。

《管子·立政九败解》载云：

且奸人在上，则壅遏贤者而不进也。然则国适有患，则优倡侏儒起而议国事矣，是败国而损之也。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南宫教子和颜涿聚对话时说：

与优侏儒断事，是以遇贼。

《谷梁传》载云：

定公会齐侯于夹谷。会罢，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

古代文献中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那么，“俳优”究竟是什么呢？许慎《说文解字》：“俳，戏也。”“优，饶也；一曰倡也。”段玉裁注：“以其戏言之，谓之俳；以其音乐言之，谓之倡，亦谓

之优；其实一物也。”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载云：

要之巫与优之别：巫以乐神，而优以乐人；巫以歌舞为主，而优以调谑为主；巫以女为之，优以男为之。

《曲律·杂论》载云：

古之优人，第以谐谑滑稽，供人主喜笑。未有并曲白而歌舞登场，如今日之戏子者。

周贻白《中国戏剧史》指出：

俳优既分作两种解释，在优言之虽为一物，但优之本身亦一名词，冠以俳倡，似当分作司唱之优与司戏之优。若以今日戏剧熟套来分别，俳，便是科诨；倡，便是歌唱。

从以上记载中加以辨析，不难看出古代“俳优”的一些特点：

一、“俳优”是古代的艺术人。有的献艺于王者之前，属于宫廷艺术人。有的则不一定。像《左传》里提到的“俳优”，显然是为普通士兵表演。据此推断，像“俳优”这样的长于讽刺的艺术人，虽已进入宫廷，但必然是来自民间，为人民代言，反映人民的心声，否则，即使炫赫一时，生命力却无法持久。遗憾的是，由于“俳优”地位低下，古籍中只记载了他们在宫廷的活动，而未涉及民间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

二、“俳优”只有男的，没有女的，可能与社会地位和活动方式及内容有关。

三、“俳优”虽以科诨为特色，却并不排斥音乐、戏剧、歌舞成份，实际上是综合艺术。后世追溯艺术之源，“俳优”既被当做说唱艺术的源头，又被看做戏剧艺术的源头。在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四、“俳优”社会地位低下，常常与侏儒、狎徒相提并列，甚至看做“褒狎”，斥之为亡国败事的“孽种”。像《谷梁传》里记载的那样，只因“俳优”讥笑君王大逆不道，孔子一声令下，竟然刀下做鬼。

第二节 “俳优”的活动

关于“俳优”的活动，古代文献中记述最详的当推司马迁的《史记·滑稽列传》。太史公自序云：“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上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传》。”王伯祥注：“滑音骨，流利；滑润。稽，阻碍；留滞。话语流利，正言若反，辩解敏捷，叫做滑稽。所谓‘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并不是油腔滑调，言不及义，一味引人发笑。”可见，司马迁的《滑稽列传》并不单纯地着眼于笑，而是蕴有深意。《滑稽列传》连同后人褚少孙所补述的，涉及许多滑稽可笑的人物，其中属于“俳优”的有优孟、优旃、郭舍人。

《滑稽列传》载云：“优孟，故楚之乐人也。长八尺。多辩，常以谈笑讽谏。”他享名的讽谏活动就是脍炙人口的优孟衣冠。《滑稽列传》载云：

楚庄王之时，有所爱马，衣以文绣，置之华屋之下，席以露床，啖以枣脯。马病肥死，使群臣丧之，欲以槨大夫礼葬之。左右争之，以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马谏者，罪至死！”优孟闻之，入殿门，仰天大哭。王惊而问其故。优孟曰：“马者，王之所爱也，以楚国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王礼葬之，薄。请以人君礼葬之。”王曰：“何如？”对曰：“臣请以雕玉为槨，文梓为槨，纆、枫、豫章为题凑，发甲卒为穿圹，老弱负土，齐、赵陪位于前，韩、魏翼卫其后，庙食太牢，奉以万户之邑。诸侯闻之，皆知大王贱人而贵马也。”王曰：“寡人之过一至此乎！为之奈何？”优孟曰：“请为大王六畜葬之。以垆灶为槨，铜历为槨，齋以姜枣，荐以木兰，祭以粮稻，衣以火光，葬之于人腹肠。”于是王乃使以马属太官，无令天下允闻也。

《滑稽列传》载云：“优旃者，秦倡侏儒也。善为笑言，然合于

大道。”他享名的讽谏活动是传诵不衰的漆城。《滑稽列传》载云：

始皇会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始皇以故辍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优旃曰：“善。主上虽无言，臣固将请之。漆城虽于百姓愁费，然佳哉！漆城荡荡，寇来不能上。即欲就之，易为漆耳，顾难为荫室。”于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滑稽列传》载云：“武帝时，有所幸郭舍人者，发言陈辞虽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说。”接着记载了郭舍人的讽谏活动：

武帝少时，东武侯母常养帝。帝壮时，号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诏使幸臣马游卿以帛五十匹赐乳母，又奉饮糒飧养乳母。乳母上书曰：“某所有公田，愿得假借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赐乳母。乳母所言，未尝不听。有诏得令乳母乘车行驰道中。当此之时，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孙奴从者横暴长安中，当道掣顿人车马，夺人衣服。闻于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请徙乳母家室，处之于边。奏可。乳母当入至前面见辞。乳母先见郭舍人，为下泣。舍人曰：“即入见辞去，疾步数还顾。”乳母如其言，谢去，疾步数还顾。郭舍人疾言骂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壮矣，宁尚须汝乳而活邪？尚何还顾！”于是人主怜焉悲之，乃下诏止无徙乳母，罚谪谮之者。

除《滑稽列传》外，其他古代文献中也记载了一些“俳优”的活动。略举数端如下：

刘向《新序·刺奢》载云：

赵襄子饮酒，五日五夜不废酒。谓侍者曰：“我诚邦士也！夫饮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优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惧，谓优莫曰：“然则吾亡乎？”优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优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汤、武。今天下尽桀也，而

君紂也，桀、紂并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

《蜀书·许慈传》载云：

先主定蜀……（许）慈、（胡）潜并为学士……值庶事草创，动多疑义，慈、潜更相克伐，谤讟忿争，形于声色……先主愍其若斯，群僚大会，使倡家假为二子之容，效其讼阍之状，酒酣乐作，以为嬉戏，初以辞义相难，终以刀杖相屈，用感谢之。

《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一注引《吴质别传》载云：

质黄初五年朝京师，诏上将军及特进以下皆会质所。大官供给具。酒酣，质欲尽欢，时上将军曹真性肥，中领军朱铄性瘦，质召优，使说肥瘦。

关于“俳优”的活动，有一点需加以强调。“俳优”的“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实开后世的“文以载道”或说“艺以载道”之先河。杨维桢《优戏录序》中对“俳优”的讽谏作用给予带夸张性的评价：“观优之高于讽者，如漆城、瓦衣、雨税之类，皆一言之微，有回天倒日之力，而勿烦乎牵裾伏蒲之救也。”这里说的并非“俳优”的实力，而着眼于别人无法取代的特定背景和机遇。楚庄王公开宣称：“有敢以马谏者，罪至死！”一般臣下瞠目结舌，不敢吭声。只有优孟，倚恃平日里楚庄王的宠爱，巧妙地以笑言劝谏。也只有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才会有“回天倒日之力”。有人曾根据“俳优”从事讽谏活动，推断“俳优”并非艺人，而是臣僚。实情恐非如此。当然，从内容看，“俳优”的活动当属讽谏无疑，关键在于表现形式。不妨设想，如果当真是臣下讽谏，却采取这种开玩笑的手法，恐怕早就“首足异门而出”了。只有倍受君主宠幸的艺人，平日里跟君主说笑惯了，才会有包天的胆量，面对面进行辛辣的讽谏。像优孟、优旃这样的聪明绝顶的艺人，心里完全有底，一定看好，决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除“优谏”外，还有“优笑”、“优戏”，更属于“俳优”的“专利”，也说明“俳优”是从事表演活动的艺人。

第三节 “俳优”和相声

论及“俳优”和相声的关系，首先应当说明，二者之间不能简单地画等号。有人把“俳优”看做是“古代的相声”，只不过是比喻的说法。但二者之间又确有相似之处。“俳优”发端于前，相声发展于后，二者之间显然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如果说“俳优”蕴含着某些相声的因素，无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此，这里从求同存异的角度，具体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以讽谏为生命线

“俳优”的讽刺有个鲜明的特点，绝少一棍子打死，而带有明显的规劝性质，但因所涉及的常常是国家事务、君王作为，应当列入政治讽刺的范畴。在这方面，相声有明显的继承性。旧时代的相声艺人生活在社会底层，难登大雅之堂，更甭说进入宫廷了，不能与古代“俳优”同日而语。即使如此，一些相声段子里仍有矛头直指统治者的政治讽刺。请看《讲帝号》里的一段：

乙 哎，“光绪”完了，“宣统”哪？

甲 最末一个啦？

乙 最末一个了。

甲 完了，做不了皇上了。

乙 怎么做不了皇上了？

甲 您想啊，“悬捅”，本来就悬着，拿棍一捅，下来了。

乙 噢，捅下来的。

甲 哎，“悬捅”么。

乙 “悬捅”，本来悬着，捅下来的。

甲 哎。

乙 不对。

甲 怎么不对？

乙 您这讲错了，那正字也不叫“悬捅”，是“宣统”。

甲 “宣统”？

乙 哎，到了民国，就改“总统”了。

甲 对了。所以他做不了皇上了。已经宣布总统了嘛。是吧？

乙 合着我给他讲了。噢，往外宣布“总统”了，他做不了皇上啦。

甲 哎，做不了啦。

乙 哎，后来这个“总统”，怎么也没做长啊？

甲 那当然了。“总捅”么，上去一个捅一个，上去一个捅一个，没几年的功夫，捅下来五个。结果最后到蒋介石那儿了。

乙 对，哎，蒋介石可是“大总统”。

甲 那就更做不长了。

乙 怎么哪？

甲 大家一齐捅啊！

乙 一块儿捅啊？

如果说，《讲帝号》带有文字游戏的味道，那么，传统相声《改行》则是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的政治讽刺：

甲 光绪三十四年，皇上死啦。

乙 死了就死了吧。

甲 唉，那年头儿要是这么说，你就有欺君之罪。

乙 那说什么呀？

甲 你得说皇上驾崩啦！

乙 什么叫驾崩啦？

甲 驾崩……大概就是驾出去把他崩喽！

乙 不对吧？大概是个好的形容词。

甲 啊，对啦。

乙 皇上死了与艺人有什么关系？

甲 国服哇。

乙 噢，戴国孝？

甲 天下不准见红的，人人都得挂孝。男人不准剃头，女人不准穿红衣服，不准搽红粉，连头绳儿都得换蓝的。

乙 那干吗呀？

甲 表示挂孝。

乙 嗨！

甲 那年头儿连卖菜的都受限制。

乙 卖菜的受什么限制啊？

甲 卖油菜、白菜、扁豆、黄瓜行；卖红萝卜不行。

乙 那有什么关系？

甲 红东西不准见。

乙 那是天然长的。

甲 你要卖也行啊，得做蓝套儿把它套起来。

乙 嗨！

甲 那年头儿吃辣椒就有青的。

乙 红的哪？

甲 见不着，谁家种了辣椒一看是红的，赶紧摘下来。

乙 怎么不卖呀？

甲 不够套儿钱！简直这么说吧，那年头儿连酒糟鼻子，赤红脸儿都不能出门儿。

乙 那天生长的他也管？

甲 啊，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出去买东西去啦，看街的过来，“啪！”就给一鞭子：“你怎么回事？”

乙 打完人还问怎么回事？

甲 “我没事呀……”“你不知道国服吗？”“我知道，我没剃头哇。”“没问你那个，你这鼻子怎么回事？”“鼻子红点儿，天生长的，不是我捏的。”“这色就不